

赫尔墨斯国际前沿论文书系

看哪， 克尔凯郭尔这个人

汝 信 著



河南大学出版社

看哪，
克尔凯郭尔这个人

汝 信 著

河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看哪,克尔凯郭尔这个人/汝信著. —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4

(赫尔墨斯国际前沿论文书系)

ISBN 978-7-81091-789-6

I. 看… II. 汝… III. ①克尔凯郭尔,S.(1813~1855)—人物研究②克尔凯郭尔,S.(1813~1855)—哲学思想—研究 IV. B53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28929 号

责任编辑 李 勇

封面设计 马 龙

出 版 河南大学出版社

地址:河南省开封市明伦街 85 号 邮编:475001

电话:0378-2825001(营销部) 网址:www.hupress.com

排 版 郑州市今日文教印制有限公司

印 刷 河南第二新华印刷厂

版 次 2008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90mm×1240mm 1/32 印 张 5.25

字 数 108 千字 印 数 1—3000 册

定 价 13.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河南大学出版社营销部联系调换)

总 序

马克思曾批评旧哲学只是以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不知道更重要的工作乃是“改变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其实践性品格而著称。

孔夫子的解释学亦侧重于学以致“用”的方面，例如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显然，对他而言读诗的最高境界不在诗内而在诗外。

当代西方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描述说：如今人文知识分子已从过去的“立法者”蜕变为“解释者”。鲍曼将前者视为现代性，后者为后现代性。其价值倾向，这里不去究问。

因此，当我们将丛书定名为“赫尔墨斯”云云是否便意味着一个消极的和保守的计划呢？

2 看哪, 克尔凯郭尔这个人

赫尔墨斯, 源出于古希腊神话, 在他的诸多职能中, 以作为神的信使最著名, 因而“解释学”(hermeneutics)就是由他而来的。“在所有西方语言中, 赫尔墨斯词源意味着: 表达和辩术、转译和解释。”(贝尔纳·斯蒂格勒)

但是, 我们所理解的“赫尔墨斯”却并不仅仅是“解释”, 或仅仅局限于不及物的“认识”。解释学有待于重新解释。

第一, “解释”本身其实就孕育着“改变”的种子。我们何以要解释? “解释”不是解释行为的目的。“解释”是去蔽, 是揭开隐藏的真理, 是神话中所谓的“传达神的旨意”。对世界的“改变”当依赖于先于对它的“解释”或“认识”, 因为毫无疑问, 人是理性的动物。“解释”总是为“改变”构筑蓝图。“改变”自然也会反过来确认和修正“解释”。

第二, 对于人文学者来说, 其本职工作在于“解释”, 在于为最终的“改变世界”提供合乎真理的知识。一个人文学者固然可以带着他的知识去从事其他职业, 去做觉醒了的浮士德, 但他将不再是学者了。学者以学术为业, 以学术向世界说话。在他, “言”即是“行”, 言行不二, 以言行事。

因而我们的“赫尔墨斯”代表着坚守学术本位而又积极进取的入世态度。“解释世界”意在“改变世界”, 或者说, “改变世界”先已内在于而不是拘禁于“解释世界”。

进入新世纪, 我们是愈益强烈地感受到全球化力量的冲击和挑战。《共产党宣言》所期待的“世界文学”虽未实现, 远未实现, 但已在缓缓地向我们逼近了。而倘若把“世界文学”视为一个过

程,那么它实际上早已开始。全球化是一种变革性的力量,生活在变,知识在变,一切传统的东西都在经历着某种转型。

全球化对学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超越民族之“片面性和局限性”的“世界文学”视野,要求解决世界共同问题的勇气和能力。我们无权选择“国际性”,就像我们无权选择事实一样。“国内学术界”正在汇入“国际学术界”。“国际性”已表现当前学术的一个基本事实。我们被挟裹于其中。我们只能向“国际前沿”走去。否则,便不得不接受被边缘化的命运。

丛书提出一个“论文集”的概念,是有针对性的。近些年,形式上的“厚”“重”“大”书很受追捧,而一些很有学术分量的论文却难以找到恰当的方式面世:杂志嫌它长,出版社嫌它短,科研管理部门嫌它是“论文集”而不是“专著”。异乎此,我们则坚信,要发展学术,首要的是从一篇篇的论文做起,然后庶可形成真正的大书。

设立在百年老校河南大学的“河南省高校人文重点学科开放研究中心”,自建立之日起就以开放的姿态和视界开展学术活动、组织学术研究,近年来在海内外产生一定的影响。现在,中心主任张云鹏教授出于对学术发展大势的把握,以前瞻性的目光,又将这套以“赫尔墨斯”为宗旨的丛书列入中心的工作日程。丛书有了“家”,有了“温暖”,但也更有了不容懈怠的“责任”。我们组织者个人能力有限,惟望得到海内外学人的不吝支持。学术是大家的事业,远的说,也是全人类的事业。

我们不敢对丛书做过高的期许,但我们会以较高的标准要求

4 看哪,克尔凯郭尔这个人

丛书,以敬畏之心对待我们的学术事业。“只问耕耘,不问收获”。

是为序。

汝信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河南省高
校人文重点学科开放研究中心学术委
员会主任

2008年3月4日

自 序

本书是由我近年来所写的关于克尔凯郭尔的文章编选而成的。对我来说,这是一个新的研究领域,涉足不久,所知不深,把这些文章结集出版,无非是想起抛砖引玉的作用。

以前我在西方哲学史研究方面的主要兴趣是在黑格尔哲学。上个世纪50年代,我在哲学研究所贺麟先生门下攻读黑格尔,当时着重探索的是德国古典哲学从康德、黑格尔到费尔巴哈到马克思,从唯心辩证法到唯物辩证法的发展过程,至于那个时代来自唯心阵营的对黑格尔的批评,如叔本华、特莱德仑堡以至晚年的谢林,则并未认真对待,一般称之为“来自右面的批判”,认为没有多大价值而不予注意。最初知道有克尔凯郭尔其人,是在鲁

2 看哪,克尔凯郭尔这个人

迅和冯至先生的文章里见到过这个丹麦人的名字,但以为他只是一位讽刺作家。20世纪60年代初,哲学研究所组织翻译卢卡奇的《理性的毁灭》一书的部分篇章供批判参考,其中有一章节专论克尔凯郭尔,我读后才知道有这么一位值得注意的黑格尔哲学反对者。平心而论,我认为《理性的毁灭》虽有一定的历史价值,但受当时政治环境的影响太深,立论失之偏颇,在卢卡奇的著作中恐怕是较不成功的作品。他对克尔凯郭尔的评价基本上是全盘否定的,而且读者如果不具备有关克尔凯郭尔的基本知识,那么读了卢卡奇的书后依然是弄不清楚克尔凯郭尔哲学究竟为何物。我国实行改革开放后,人们的眼界拓展了,西方哲学的研究范围也大大地扩充了。这时雅斯贝尔斯说过的话引起了我的注意,他说,是克尔凯郭尔和尼采使他“睁开了眼睛”,并指出,这两位哲学家生前受到忽视,以后长时间内在哲学史上受人轻视,而现在其重要性则越来越不断增长,黑格尔以后的其他哲学家正越来越失势而引退,而今天克尔凯郭尔和尼采则不容争辩地作为现时代的“真正伟大思想家”而站了出来。尼采哲学在解放前的中国曾一度盛行,有关他的著述不少,我在青年时代就读过他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留下深刻印象,对他的哲学思想多少也有大致的了解。只是后来

尼采被当做法西斯哲学的代表人物(对此卢卡奇也应承担一定责任),国内的尼采研究也因此停顿多年。至于克尔凯郭尔,则过去国内似乎没有人做过专门研究,他的著作在我国也不易找到,有关的研究工作可以说是一片空白有待开垦的处女地。

我开始接触到克尔凯郭尔的著作也多少有点偶然。1981—1982年,我获得富布赖特奖金资助去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从事一年研究工作,那时哈佛哲学系确实是名家荟萃,蒯因虽已退休,但仍常来校讲课,罗尔斯和普特南正当盛年,活跃在美国和国际哲学界。富布赖特基金会和哈佛大学对访问学者的要求是十分宽松的,只提供优越的研究条件,从不干预学者的研究工作,研究什么全由学者本人决定,报个研究课题在结束时把一年研究工作情况写个汇报备案就可以了,一切都靠学者自觉,并无督促检查之说。我原先报的课题是美国哲学史,定这个题目多少有点想当然,我想美国建国时间这么短,能迅速发展成为超级强国,其中想必有哲学思想的因素在起作用,值得探究一下。哈佛大学指定普特南负责和我联系,到了哈佛我去见他,他请我到教授俱乐部进餐和谈话,我谈了关于研究课题的想法,他却付之一笑,颇不以为然,说根本就没有美国的哲学史,如指的是建国元勋们和清

教徒的思想,那是美国历史研究的对象,很难说得上是什么哲学。但普特南并没有建议我去研究他的哲学,大概觉得我过去所受的哲学训练和原先研究的领域离他的哲学距离太远吧。他友善地对我说,其实研究什么并不重要,希望你充分利用哈佛的学术环境和条件做你自己感兴趣的事。那时德国著名的黑格尔哲学专家、国际黑格尔学会主席海因里希教授正应邀在哈佛讲学,整整一学期讲黑格尔哲学。我和杜维明教授都去旁听他的课,他讲黑格尔和我们国内讲的完全不同,给我以很大启发,杜维明也很称赞他,认为他讲得好,美国教授都比不上他。海因里希是我在1979年访德时认识的熟人,后来邀请过他来我国访问,他建议我多注意黑格尔之后西方哲学的发展趋势,不要只研究从黑格尔到马克思这条线。这样,我就把注意力转向黑格尔以后发展起来的另一条相反的思想线索,即以突出个人为特征的由克尔凯郭尔和尼采所代表的社会哲学思潮。哈佛的怀德纳图书馆可以说是美国最好的大学图书馆,不仅收藏非常丰富(甚至藏有托洛茨基档案),而且借阅十分方便,我在那里读了克尔凯郭尔的几本主要著作以及西方学者有关的论著,开始对这位哲学家有所了解,并引起我进一步研究的兴趣。可是哈佛并不是研究克尔凯郭尔和尼采的合适的地方,很

难找到什么人可以请教和交流,因此理解的水平也难以提高。克尔凯郭尔的著作是用丹麦文写的,由于我不懂丹麦文,只能阅读英译本,我尽可能购买了他的英译著作带回国内,准备收集材料写书。可是回国后工作有了变动,没有时间去专门研究克尔凯郭尔了,同时深感自己在基督教神学方面所知甚少,要全面研究和论述这位宗教哲学家是力不从心相当困难的,因此放弃了写专著的打算,只是打游击式地写了一些文章,现在从中选了几篇编成这个集子,希望识者批评指正。

我写关于克尔凯郭尔的文章,心情是复杂的。记得萨特在一次谈话中说过,他受克尔凯郭尔思想的影响,但同时又坦承自己并不喜欢这个丹麦人。我则不仅不喜欢克尔凯郭尔,而且还要劝告朋友们不要受他的思想影响。他的一生中充满痛苦和不幸,乃至把他推向绝望的深渊。他是生活中的失败者、精神上的畸形儿,但他思想敏锐、才华横溢、文笔优美、言辞犀利,这些都很富有吸引力,也能博得同情。可是,如果读了他的书而受他的思想影响,对生活感到绝望而走向上帝信仰,那就太可悲了。我所尊敬的一位研究宗教的学界前辈曾经告诫说,要把宗教当作科学研究的对象,而绝不要因此成为信仰宗教的信徒。同样地,我们要认真地研究克尔凯郭尔,要深入了解

6 看哪,克尔凯郭尔这个人

他的思想,但千万不能跟着他跑成为他的信奉者和崇拜者,他的思想是不值得信奉和崇拜的。

目 录

自序	(1)
看哪,克尔凯郭尔这个人	(1)
青年克尔凯郭尔论苏格拉底的“反讽”	(59)
克尔凯郭尔论存在和存在的三种境界	(90)
克尔凯郭尔与黑格尔哲学	(120)

看哪,克尔凯郭尔这个人

根据《新约圣经》的说法,耶稣被罗马总督彼拉多判处死刑,彼拉多指着他向众人说:“看哪,这个人”(拉丁文:Ecce homo)。后来,尼采写过一篇带自述性的著作,即取名《看哪,这个人》(Ecce homo)。克尔凯郭尔没有留下自传,但他的《日记》和其他许多著作实际上都是某种特殊形式的自述。仿效尼采的先例,这篇关于克尔凯郭尔的思想传记也采用这样的标题。

在西方近代哲学思想史上,索伦·克尔凯郭尔是一位非常独特的人物。作为存在主义哲学的先驱,他在生前默默无闻,其名气从来没有超出其祖国丹麦这个欧洲小国的边界,到20世纪却成为影响西方哲学和神学思想发展方向的精神教父。德国著名

2 看哪,克尔凯郭尔这个人

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曾经说:“克尔凯郭尔和尼采使我们睁开了眼睛。”^①那么,克尔凯郭尔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的导言中说,“哲学史上的事实和活动有这样的特点,即:人格和个人的性格并不十分渗入它的内容和实质”。在他看来,政治史和哲学史很不相同。在政治史方面,个人凭借他的性格、才能、情感的特点,凭借他个人之所以为个人的条件而成为行为和事件的主体。相反地,“在哲学史里,它归给特殊个人的优点和功绩愈少,而归功于自由的思想或人之所以为人的普遍性格愈多,这种没有特异性的思想本身愈是创造的主体,则哲学史就写得愈好”。^②黑格尔的看法无疑是符合于他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的,因为按照他的观点,一部哲学史无非就是绝对精神自身的发展史,而历史上的各个哲学家只不过是绝对精神发展的各个环节,是它借以表现自己的工具。哲学史的创造的主体既然是抽象的绝对精神,那么哲学家的个性当然就被视作无足轻重的东西了。

但是,黑格尔的这种看法能否成立是大可怀疑的。哲学尽管在形式上比较抽象,而且其发展具有内在的逻辑和前后的继承关系,然而,从事哲学思想的却是在具体历史条件下处于特定社会关系和周围环境中的具体的现实的个人。因此,就其实质而言,哲学必然就是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对现实世界和现实生活进行思

① 雅斯贝尔斯:《估计与展望》,1951年德文版,第132—133页。

②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北大哲学系译,北京:三联书店,1956年,第7页。

考的产物，它在表现时代精神的同时，不能不带有哲学家个人的特殊性。哲学家个人的生活经历、个性、情感、理想和追求，也不能不渗透在他的哲学思想里。当然，哲学家们的情况各不相同，个人因素在整个思想中的影响也很不一样。像康德那样的哲学家，我们几乎可以完全不去了解他的个人生活经历而照样能够读懂他的著作，机械般地有秩序的书斋生活似乎没有给他的思想增添什么个人的色彩，正如海涅所说，“康德的生活史是难于叙述的。因为他既没有生活，又没有历史”。^① 但是，对另一些哲学家来说，特别是对我们现在要谈的主人公克尔凯郭尔来说，他的全部思想都和他的个人生活有着极其紧密的联系，他的许多著作都在不同程度上带有自传的性质，充斥着一段段内心的独白。如果不去研究他的生活传记，就根本不可能真正理解他的思想。克尔凯郭尔自己坦率地承认，“我所写的一切，其论题都仅仅是而且完全是我自己”。^② 因此，我们在剖析他的哲学之前，首先必需弄清楚他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在他的短暂的生命中究竟发生过一些什么样的事，对他的思想和性格的形成和发展又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一、时代和环境

要研究克尔凯郭尔的哲学思想，不仅要联系他的个人生活

^① 海涅：《论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历史》。载于《论德国》，薛华、海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294页。

^② 《克尔凯郭尔全集》，德文版，第16卷，Ⅱ，第331页。